

第九章 挖角

正像仪和洋行大班凯塞克说的那样，商人欢迎战争的消息。战争，就像鼓风机，席地吹捲，把繁荣，空前的繁荣，刮向上海租界的每一个角落。租界好比一个少年，一夜之间迎风抖擞，长大成人，向四处伸展拳脚。

租界的实际疆域迅速向西扩张，临近静安寺和徐家汇，却远远不够容纳同时出现的人口膨胀，就像少年的身体不断撑破新衣服的尺寸。数十万来自长江三角洲的华人难民，带来了谋生的技能，资金，和生存空间的需求。地价如搭上春风的风筝，扶摇直上。各大洋行，乃至外交使团，都拼命搜索手头能支配的土地，既为了不错过出租攒钱的良机，也为了避免出现华人大量流落街头挤垮租界的危局。仪和洋行将刚买下的赛马场关闭，英国领事馆拆倒馆外的围墙，腾出空地，全部出租。在这些应急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建筑商，包工头，日夜不停地开工。根据不同租客的财力，廉价旅馆，简易板房，芦席棚户，如雨后春笋，遍地而起。前线的战火阻碍了周边的米，棉，柴，顺畅地流入上海，却为从海上运来的洋货打开大门，洋布，洋火，洋蜡烛，洋酒。。。满街满市。在工部局和华人商界提供的慷慨赏金的吸引下，千百名各国工匠，技师，工程师，雇佣兵，涌来上海，参与修筑军事工程。以这些新来的淘金者的荷包为目标，咖啡馆，酒吧，番菜馆，推陈出新，通宵达旦，顾客盈门。

街道上到处是穿各种军服，佩戴各种徽章，讲各种语言，和各种肤色的军人，标明他们属于不同的军阶和服役单位。亮闪闪的军刀，擦得乌亮的马靴，马刺碰撞铛铛作响，有穿着漂亮的深红色军服的英军小分队，有跟随吹奏黄澄澄军号的号手正步行军的法军队伍，有戴印度锡克族大兵帽和穿法国朱阿夫轻步兵灯笼裤的常胜军，三三两两草绿色服装

的万国商团巡逻队，还有刚换上华人富商捐赠的崭新军服的安徽辫子军。各种军用车马和军人队伍混杂在一起堵塞交通：拖着野战炮向西行的马车，盖着帆布的军需运输车，驱马穿梭在车流中匆匆赶路的传令兵，装载伤兵缓行慢驶的救护车，扛着工具排队修工事去的华人苦力。。。军号声，战鼓声，口令声，吆喝声，车轮声，牲口嘶叫声，汗气，马尿臭，火药味，裹着人马车践起的灰尘，在米字旗，三色旗，万国旗，和黄龙旗的上方荡漾。

租界像蜂窝，哄哄不休，出入不息。

和大批像大潮一样涌到上海的华洋人士对冲的是，各种机构的人才荒。工部局巡捕房要物色巡捕巡逻虹口地区，常胜军要找能开平底小火轮的水手，安徽辫子军要找洋教习演练洋枪洋炮，英法联军要找能带路的中国通事，领事馆要找会同大清官方打交道的外交官合组“中外会防局”，工部局要找律师厘清新扩张的租界土地上的产权，各大洋行要找当地跑街推销洋货，洋兵船要找华人食品供应商。番菜馆要找会讲英文的跑堂。

寻找人才的捷径是从已经具备这类人才的其他机构去挖角。挖角的手段，形形色色，归纳起来，无非是优惠的金钱报酬，或快速的升官。但是这种手段未必奏效，因为被挖角的机构，为了保护人才，提前加薪或升官，先行一步，筑起防火墙，使被挖角的人不再希罕单纯升点官，发点财。只有在挖角的一方向被挖角的一方，提供留在原机构根本无法实现的机会时，挖角才会成功。工部局董事会总办皮克伍德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挖角乔治高易——邀请青年律师加入工部局。

邀请是在总办请高易在利查饭店英式早餐时提出的。总办向高易介绍了租界新近取得的土地：为防御从青浦打来的长毛，租界往西扩界近静安寺；以长毛从金山湾迂回到浦东为理由，租界在争取往东占领黄浦江上围绕外滩码头涨起的滩地。在东西扩界的土地上，部分是华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属于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过法律手段，向经手扩界的英法领事馆交涉，把这些曾经的大清官地划为租界的官地，归工部局拥有。所以，总办希望高易能担任工部局董事会首席法务官，地位待遇等同董事会总办，交涉这项几百亩土地

的大案。

“总之，工部局首席法务官的位置比你现在江海关的职位，报酬要高得多，地位要显赫的多。”总办做了一个挥臂向上的手势，充满信心地给游说加上结语。

“所有总办刚才所说的工作，如果我，作为一个自由开业的律师，可以用订合同的方式，为工部局效劳，是吗？”

“没错。但是，你该不会否认，你目前是江海关的五品法务代表，对吗？”

“我已经向江海关提出辞呈，目前还未正式离开江海关，所以希望总办先生替我保密。”

总办惊异地看着高易。律师的话讲得很简洁，显然是实话。

乔治高易是在堂妹夫金登干和江海关总税务司终于谈妥金登干先来中国服务两年，以后作为大清江海关驻大不列颠办事处主任永久在英国伦敦工作后，正式向总税务司赫德提出辞呈的。可以想象，赫德一方面对此有多难过，另一方面很欣赏这个青年律师的事业雄心。十九世纪60年代，有多少英伦青年才俊都盯着远东的机会，他们不甘心在英国本土找上一份安稳的工作，终老故乡。他们想往的是，来到潜力无穷的远东，赤手空拳，打出一番天地，然后衣锦还乡。赫德自己就是这么一片雄心壮志，登上今天的地位。所以，他能阻拦高易为了实现自己的报负，离开江海关吗？在英雄识英雄的惺惺相惜中，赫德接受了高易的辞职，并祝青年律师好运。

“乔治，首席法务官的报酬比自由开业律师的收入高很多，”总办想最后争取一下。

“最初是如此。但是，以后很难说。以上海租界扩张的前景来看，作为自由开业的律师，既可以合同形式为公家服务，又可以取得包括华人在内的私人顾客的种种委托，两者不冲突，这样要比当公家的首席法务官，收入的途径要多。”

总办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乔治放弃开业的更好机会，便像赫德一样，祝他好运，结束了挖角游说。

离开礼查饭店后，高易没有穿过威利斯桥返回外滩，而是留在治安大为改善的虹口，

步行走向胜仔的餐馆“探花楼”。自从“探花楼”帮助江海关大厨阿南在欢迎英法军官的盛大宴会上烤制乳猪，大出风头后，阿南和胜仔开始交往。胜仔的流利英文，不久便使他成了阿南的好友。按照阿南的指点，胜仔将原先一开间的店面扩大一倍，一半仍做传统粤菜，一半做起时髦的番菜。这时所谓的番菜，其实就是中国化的简单西菜，如火腿煎荷包蛋，剔除鱼刺的红烧鲳鱼块，金黄油炸的猪排骨，和加了几滴牛奶的鸡丝磨菇汤。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所以，桌上不放筷子，只放刀，叉，瓢，上菜之前先上汤，上菜时每人一份，各吃各的。这样的改变，使“探花楼”的身家十倍，成了虹口这一带和洋人打交道的华人，或是希望跻身于和洋人打交道但尚未能和洋人打上交道的华人们的热门餐厅。当然，这里的主要客人是华人。洋人，除非要跟华人打交道，是不会到这里来消费的，因为这里连正经的咖啡都没有供应。

高易挑了一张在角落的餐桌坐下。他闻到了饭菜的香味，但是对这种味道并不很欢迎，因为刚才皮克伍德在礼查饭店招待他的早餐实在太丰盛了，到现在为止，他的胃里还没有腾出空间容纳下一餐的食物。他所闻到的是强烈的洋葱搅和酱油的味道。和从前单独经营粤菜时相比，这家半供应番菜的餐厅，已经很干净了，尽管铺在桌上的白桌布上仍有沾着棕色的菜汁。

胜仔十几岁的儿子利仔是这里的跑堂，因为他会说些洋泾浜的英文。高易吩咐利仔，自己约了一个客人，等客人到了，再点菜。利仔便去后面厨房拿荷兰水，因为胜仔关照过儿子，凡是洋客人，一律免费招待荷兰水，并且务必要让自己亲自出场客套一番。

利仔走进厨房的时候，胜仔正在一边剥洋葱，一边和来访的阿南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是因为洋葱的辛辣，还是谈话的内容，胜仔边说边擦眼泪。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过你。你对小店的照顾是有目共睹的，我胜仔一辈子都感恩戴德。实在是，你刚才提出的事情，牵涉太大，来得太突然，请你给我点时间想想。”

“我的胜仔老弟，你还要犹豫什么？我都讲破嘴了，客户由我拉，进货由你办。这

么好的机会，再等，就会被。。。”

“阿爸，来了一个洋客人，我来拿荷兰水。”利仔走进来，打断长辈的谈话。

胜仔乘机暂停同阿南的交谈，把荷兰水和一个玻璃杯放在托盘里，跟儿子一起来到前面的餐厅。午餐的高峰时间未到，餐厅里难得空荡荡的。

“洋大人好，请问如何尊称？”胜仔一面同高易打招呼，一面端上荷兰水。

”我姓高易。“

”高大人好。请问大人今天是会客，还是自己消遣？有什么需要，请吩咐。”

”我在等一位朋友。“

”大人是工部局的吧？”胜仔看高易不像个买卖人，却有几分当官的严肃，搭讪着问。

”江海关的。没事的话，你去忙吧。“高易对胜仔的这种打探有点不耐烦。

”是，大人。“

回到厨房，胜仔告诉阿南来了一个江海关的洋人。阿南很好奇，一个江海关的洋人怎么会来”探花楼“这种餐馆呢？他决定去看个明白。

”噢，原来是高大人！”阿南一眼认出高易。

乔治对阿南的出现，有点意外。跟所有出席欢迎英法军官盛宴的客人一样，他以为烤乳猪是阿南的杰作，跟虹口的这家番菜馆无关。他更不晓得，平时阿南在江海关做的中国菜，其实都是一些三脚猫的中国菜。

阿南对乔治的出现，却喜出望外。他并不知道乔治已经向江海关递入辞呈。他想利用苏格兰律师的口才，和江海关五品官的身份，帮助他打动胜仔的固执。

”高大人，能否请你帮个大忙？江海关缉私船队要我寻找固定的食品供应商，我想请胜仔，这家饭店的老板，做这个供应商。可是，胜仔不愿意放下这里的生意。请高大人开导胜仔，行吗？”

高易一下明白，阿南正在挖角胜仔，要后者离开“探花楼”，和自己合伙经营供应江海关缉私船队食品的生意。从上海到镇江，江海关有几十艘缉私船，几百号人在江面成年累月的吃喝，是笔很大的生意。自从和长毛在上海附近开战后，越来越多的洋人军舰到达上海，对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关的缉私船，形成竞争。为了确保供应，总税务司决定建立专们服务江海关船队的食品供应渠道。阿南非常想取得这项利益丰润的生意。

尽管高易即将离开江海关，他还是愿意为这个机构效劳。所以他跟随阿南来到厨房。这里，即使煮番菜，环境和中式的餐馆厨房没有什麼两样：石灰粉刷的墙，多处驳落；蛀虫侵蚀的旧桌子，四脚高低不平；砖砌的大灶，油腻渗透的木盖，压着漆黑的铁锅；用蜡黄半透明的生肉皮箍住的砧板上，搁了一把斧头状的砍刀；灶台上高高低低排列着各种调味瓶；大灶的一个小孔上，埋着一台沙锅，正在炖牛肉，锅盖缝里，伴随一缕缕蒸汽，冒出噗哧噗哧的慢煮声和洋葱味。

矮胖的胜仔看到高易光临，非常惊讶。阿南毕竟是马来亚人，面子大，能请得动洋大人。他连忙停止剥洋葱，堆起一团笑容，请阿南和高易在发出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坐下。

“胜仔老弟，高大人是江海关的要员，一等学问。很关心我们的生意，请听听他的意见。”

胜仔恭敬地点头。

“我想先听听胜仔先生的意见。”

“高大人，替西洋船做食品供应，原先是我向阿南先生提出来的。我没来上海之前，在广东珠江一带就做过向西洋船提供食品的生意。那是给两艘船提供食品，加上自己经营的餐馆，够忙了。到了上海，开始没有摸着门道，就开了这家餐馆，专做广东菜，生意过得去，但不红火，所以天天在关老爷菩萨面前烧香，求求菩萨保佑发财。后来，菩萨有眼，送来了阿南先生这位贵人，指点我做番菜，生意好得忙不过来。我只求菩萨保佑我生意一路好下去，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想到，今天阿南先生突然来要我放弃餐馆生意，和他一起

另起炉灶，去做江海关船队的食品供应。高大人，你想想，餐馆生意这么好，我能扔得下吗？”

说罢，胜仔一脸愁肠百结地望着高易。

”胜仔先生，你是对做船供食品不再感兴趣，还是心疼扔下餐馆生意？”

”心疼扔下餐馆生意。”

”你在菩萨面前烧香，有没有心疼烧香的钱？”

”没有。”

”为什麼？”

”烧掉的香是小钱，餐馆赚来的是大钱。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小财不去，大财不来。就是这个意思。”

”扔下餐馆生意，是去小财；做船供食品，是发大财；这跟你烧香求财是一个意思，对吗？”

胜仔瞪大眼睛，答不上话来。阿南喜滋滋地看着他，得意非凡。

”胜仔先生，我并不清楚你目前的餐馆生意。但是，我敢肯定，每一位上这里的客人点的菜都是你一道一道烹烧出来的。对吗？所以，你盼望这家餐馆的生意红火是有限度的。限度就是你一个人，一天之内，除去休息之外，全部时间都用来烧菜所能赚的钱。而现在你离这个限度还很远，所以，你还有时间在厨房聊天。”

”我的生意还没有到达高大人讲的限度。”

”有限度的餐馆生意就是小钱。做船供食品生意，没有限度，才是大钱。江海关几十条船的食品供应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免费的试验场。一旦你和阿南先生熟悉了上海四周的农贸市场，你们就可以建立供应网，向越来越多来到上海的特色近海远洋轮船提供食品，船来得越多，你的生意就越大，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生意！”

”可是，高大人，为什麼当年我在珠江做船供食品，没有到达前途无量的地步？”

”那是因为一来五口通商前的珠江，生意上不能跟今天五口通商后的上海相比。二来，当时，你仍在经营餐馆，没有全时去做船供食品。时间就是金钱，香烧得不够，所以赚得也就有限。胜仔先生，不要辜负命运对你的眷顾。你已经受到好运的第一波洗礼，把广东餐馆改成番菜馆；不要忽视第二波好运的更大洗礼，退辞送上门来的江海关船的大好机会。记住，在餐馆林立的上海租界，做一辈子餐馆，你会成为一个殷实的小富翁；在方兴未艾的上海船运界，做十年食品供应，你和阿南会成为坐豪华马车，跟班成群的大班。到时候，你们别忘了今天我说的这番话。”

胜仔听着律师滔滔不绝的劝说，愁肠百结的脸渐渐露出笑意。高易知道，他向胜仔展现了一种留在番菜馆不能实现的机会，只需再下一把劲，就能挖角成功。

”胜仔先生如果实在舍不得这家餐馆，可以把这家餐馆租给有能力的人经营，自己保留餐馆的所有权。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最短时间里，改行去做船供食品了。”

胜仔连连点头，满脸笑容。

这时，利仔走进厨房，告诉高易，他等待的客人到了。

高易回到已坐满八成午餐顾客的餐厅。顾客大都是来自各种洋人机构里的中下级华人雇员。他们有的头戴瓜皮帽，脚穿西式皮鞋；有的在绸长衫外罩一件西装马甲；有的从马褂里拖出镀银的表链；有的一边抽水烟一边喝荷兰水；有的用叉子把没有切开的炸猪排往嘴里塞；有的像模像样用刀切开猪排，却嫌味道偏淡，要了一碟洒葱花的酱油，一块一块沾着吃。

高易登待的客人是江海关的书办容嘉树。九品官服的容嘉树身材矮小，西装革履的乔治高易魁梧高大，面对面坐在一起，引来周围一些华人顾客的注意。他们纳闷容嘉树的来头，但是餐厅里的喧哗使他们听不清餐厅里这对唯一的华洋客人的对话。

“高大人，你太客气了，请我吃饭。”

“容书办，我要离开江海关了。所以请你吃饭，谢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

“高大人是要调任镇江江海关吗？恭喜高大人！”

“不，我是要脱离大清江海关。我们先点菜，边吃边聊，好吗？”

书办点了金必多汤（牛奶鸡丝磨菇汤）和炸猪排，苏格兰律师点了同样的汤和洋葱牛肉。跑堂利仔又给他们斟上免费的荷兰水。

“高大人，太意外了。真舍不得你离开。和你一起工作，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恐怕再也碰不到高大人这样好相处的洋大人了。”书办的嗓音有点咽哑，明亮的双眼泛红。对于高易要离开的消息，容嘉树除了吃惊，更多伤感。他吃惊，因为他觉得高易在江海关前途无量，突然要离开，实在不可思议。他伤感，因为他觉得跟高易从上下级渐渐发展成可以彼此聊些心事的朋友关系，从此要断了。在双向的友情里，他简直有一种被突然抛弃的感觉。

“容书办，你有兴趣跟我继续一起工作吗？”

“高大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跟我一起离开江海关。”

容嘉树仿佛被雷击一般，伤感不翼而飞，呆呆地瞪着高易，瞳孔都扩大了。

“是这样的，我离开江海关是要自立门户，去当开业律师。因为来中国之前，我考取了大不列颠出庭律师资格执照，凭此执照，我可以在行使大英法律的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四分之一人口的地方当律师。律师有两种，一种是替政府或固定的机构服务，领薪水，专门处理与那家特定机构有关的法律案子；另一种是自己开业当老板，向全社会接案子收取费用。”

“高大人，你现在是五品法务官，开业律师是几品？”

“无品。”

“大人，你是要弃官经商？”

“对啦。”

接着，苏格兰律师向九品书办讲述了种种他觉得目前上海租界迫切需要办理，却无律师出面受理的案子，特别是在同房地产买卖过户有关的手续上，华洋交错，纠纷百出，因为到目前为止，在上海租界，还没有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为日常的地产交易提供服务。机会也就在此，自己将开设租界上第一家综合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案子会接不完。然后，他又介绍了律师行业从伦敦到各殖民地，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从伦敦贵族的遗产分配，印度各土邦王公的领地划分，南非钻石矿的产权公证，埃及苏丹的王位继承，到美利坚合总国的独立宣言，到处都有律师们在台前幕后留下的痕迹。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行业，在上海租界兴旺发达，不会有疑问的。

“我的律师事务所需要一位中文总文案，你有兴趣吗？”

书办听着律师天南地北举例种种的游说，简直有点头晕目眩。幸好，利仔端来汤和菜，为书办提供延缓回答律师的时间。像大部分生活在租界的华人一样，容嘉树对洋人的认知仅停留在衣食住行的差异上，对于洋人在经历基督博爱，文艺复兴，民权宣示，工业革命，走向世界，几百年来厚积薄发建立起来的开拓精神，知之甚微。作为一个政府机构的文吏，容嘉树习惯了天天等因奉此，对这种墨守成规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高易要他离开江海关去私人律师事务所当总文案的建议，就像在封闭的山洞里劈开了一处出口，奇妙的音乐和五彩的光芒从那里泻入山洞，除非用手捂住眼睛耳朵，想避开也难。

“高大人，再过一年，我就要从九品官升为从八品了，我舍不得离开江海关。”容嘉树回答，他选择留在山洞里过宁静的日子。

“你知道从八品一年的薪水吗？”

“双薪的话，月俸80两。”

“来我的事务所当总文案，月俸120两，再加个案奖金。”

高易知道，根据江海关的资薪标准，像容嘉树这样没有大学文凭的华员，每五年考核一次，成绩通过可以升一级，最高升到正七品，双薪的话，月俸90两。现在，他开出的薪

水是容嘉树留在江海关一辈子都不要指望达到的。挖角，就是要向被挖角者提供留在原机构不能实现的机会。

”对不起，高大人，不是钱的问题，我不想离开江海关。“

”那么，什么是问题？“

”在江海关，那怕才九品，我好歹是个官。到了大人的事务所，跟大人开业，我就成了商民。”

“商民有什么不好？”

”士农工商，商是最低一级。如果我弃官就商，家父会觉得我很没有出息。“

乔治高易像大多数居住在租界的洋人一样，对华人的认知局限在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别上，对于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以皇权为中心，社会地位以越向皇权靠近就越高贵，越向皇权疏远就越卑微的等级概念，一无所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背景下，官府是皇权的代表，掌握最大的资源，掌握每个人的生死荣辱。每个人求上进的标杆必须用他所处的地位和皇权的距离来衡量。所以，最体面的工作就是当官，替皇权打工。

高易对容嘉树讲的”士“这个概念，像隔着浓雾看泰姆士河，很模糊。但是，他对华人的孝道有所瞭解。既然容嘉树顾虑父亲的意见，那么，打通他父亲这一关，就成了促成容嘉树离开江海关的关键。

”容书办，我知道你的想法了。其实，我们律师事务所同别的行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要经常同政府打交道，有时甚至要代表政府打交道。“

”代表政府？“书办的眼睛亮了起来。

”对，就好比我到目前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关这个政府机构，同各国的洋行打交道一模一样“。然后，苏格兰律师向书办解释了西式律师和中国传统讼师的根本不同。因为，西式律师是现代法制的产物。那么，什么是现代法制呢？现代法制就是社会契约的具体条文。

”什么是社会契约？“书办接着问。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同意遵守的规则和义务，使自己和其他人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就像下棋，棋手必须遵守下棋的规则才能下好一盘棋。“

”这不是和王法一样吗？“

”王法是官员为皇帝设计的统治平民的规则。王法的产生没有征得平民的同意，王法产生后平民必须遵守，王法只适用平民。社会契约是经过平民大众同意后产生的，产生后每个人，包括皇帝，官吏，平民在内都要遵守。这就是社会契约和王法的区别。由社会契约产生的具体条文就是现代法律，依据法律治理社会的秩序叫做法制。律师是法制的使用者，解释者，和守卫者。上海租界推行的就是这种法制。所以，在租界，我们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案子跟治理社会秩序息息相关，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跟你在大清江海关当官，重要性不相上下。你能否把这些详情写信告诉你父亲，消除他对你弃官经商的误解？你来我的事务所一定会发现工作比在江海关要有趣得多！”

“可是，我现在无法同家父通信。”

”为什么？“

”家父全家原住绍兴，为躲避长毛，逃到通商口岸宁波，想不到宁波也被长毛占领。我有他们在宁波的地址，但是现在隔着战场，音讯全无。我真后悔当初没有要家父全家搬来上海租界。“

高易记得容嘉树的祖先是因出版了一本政府不喜欢的书，被政府从安徽贬到浙江，从此取消考科举的资格。现在，又因为同胞之间的战争，家庭分离，生死不明。为什么这个民族总是发生自己人跟自己人过不去的局面呢？容嘉树和他的父亲不能通信，意味着容嘉树不能征得父亲的同意离开江海关。高易知道“孝”在华人社会里的分量，他对挖角容嘉树的决心却没有动摇，因为他是一个决不轻言放弃的苏格兰人，他的未来的事务所太需要容嘉树这样的人才了。

”容书办，我很难过听到令尊的处境。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不知高大人认识什么人能穿越战场带个信吗？”

”暂时没有。。。不，让我想想，”这时，午餐的高峰时间已过，顾客们相继离开，餐厅里安静下来。高易望着摆在两人面前因专心谈话吃剩很多的炸猪排和牛肉，饱满的嘴唇在笔挺的狮子鼻下微微鼓起嘴角。谈话，从挖角游说转到想法子帮容嘉树恢复家庭联络，是意外的。原先，高易要向书办展现一个留在江海关不可实现的机会，作为拉拢书办加入法律事务所的理由；结果，寻找穿越战场传信的门道，成了容嘉树对高易的一种真心的企盼。高易感到有些压力。

幸好，他很快找到了答案。

”容书办，我认识一个教会的朋友，伦敦差遣会的托玛斯牧师，他是一交游广阔的人，常胜军和长毛两边都有熟人。。。“

”我不信教，”容嘉树胆怯地打断说。

”不要紧，我亲眼看到过托玛斯牧师帮助佛教徒修复被长毛烧毁的寺庙。他会帮你的，除非他真的没有办法。今天下午，我就去拜访牧师，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你现在把令尊在宁波的地址告诉我。”

容嘉树向利仔要来纸和笔，一边写下父亲的姓名和地址，一边听高易约略介绍托玛斯牧师的差遣会在长江三角洲，包括宁波在内地区的传教活动。这些活动，都是高易从艾玛那里听来的。但是，高易并没有提到托玛斯牧师通过常胜军建立和长毛在前线互通信使的事，尽管高易对托玛斯牧师能帮助容嘉树的把握，就是基于牧师和长毛之间的那份通信关系。

”冒昧的问一下，如果托玛斯牧师有能力，你希望牧师把令尊全家接来上海吗？”

”如果能这样，太感谢高大人了。”容嘉树的嗓门因感激沙哑起来。”我愿意加入高大人的律师事务所。”

”真的?! “这次，轮到高易瞪大蓝色的眼睛，连瞳孔都扩大了。”你还没有征得令尊的同意呀! “

”家父一定会答应的。士为知己者死。 “

苏格兰律师经过一餐午饭的时间，对中国的“士”这个概念，像上速成课一样，有了非常透彻的瞭解。托玛斯牧师说过，把握中国的读书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国大众的钥匙。那么，开启钥匙的钥匙，就是要和“士”的理念对劲。

高易接过容嘉树恭恭正正书写的地址，心满意足地结束了午餐。从早晨开始，高易切身经历了三场挖角，无论是被挖角或挖角，他都感受到租界强劲的脉搏在每个当事者身上的跳动。

当乔治高易和容嘉树走出“探花楼“时，沿街兜售《北华捷报》的报童正在高声叫卖“号外”。高易买了一份，头版上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

”常胜军昨日攻克青浦县城! “